





第一二六六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王文成全書(二)	雙溪集	對山集	柏齋集	竹澗集	附奏
----------	-----	-----	-----	-----	----

明王守仁撰 錢德洪原編 謝廷傑彙集	明杭淮撰	明康海撰 孫景烈編	明何塘撰	明潘希曾撰
……一	……二五一	……三一七	……四六五	……六四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文成金書卷三十二

評校官編修 臣曹錫齡

中書 臣劉源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 臣常循

謄錄監生 臣舒秀岐

欽定四庫全書

王文成金書卷三十二

王守仁撰

附錄一

年譜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姓王氏其先出晉光祿大夫

覽之裔本郡人曾孫右軍將軍羲之徙居山

陰又十二世祖即書自達溪徙餘姚今遂為

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人有文武才國初誠意

欽定四庫全書

王文成金書
卷三十二

伯劉伯溫薦為兵部郎中擢廣東叅議死苗難子

彥達綴羊革裹尸歸是為先生五世祖御史郭純

上其事於朝廟祀增城彥達號秘湖漁隱生高祖

諱興準精禮易嘗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朝廷舉

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諱世傑人呼為槐里子

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叙號竹軒魏嘗齋瀚嘗

立傳叙其環堵蕭然雅歌豪啗胸次灑落方之陶

靖節林和靖所著有竹軒稿江湖雜稿行於世封

翰林院脩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
禮部右侍郎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實
菴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又稱爲龍山公
成化辛丑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
書進封新建伯龍山公常思山陰山水佳麗又爲
先世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先生嘗
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學者咸稱陽
明先生云

欽定四庫全書

王文成公書
卷三十二

二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先生生

是爲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鄭娠十四月祖母夢
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岑岑驚寤已聞啼
聲祖竹軒公異之即以雲名鄉人傳其夢指所生
樓曰瑞雲樓

十有二年丙申先生五歲

先生五歲不言一日與群兒嬉有神僧過之曰好
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即能言一日

誦竹軒公所嘗讀過書訝問之曰聞祖讀時已默
記矣

十有七年辛丑先生十歲皆在越

是年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

十有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寓京師

龍山公迎養竹軒翁因携先生如京師先生年纔
十一翁過金山寺與客酒酣擬賦詩未成先生從
傍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

欽定四庫全書

王文成公書
卷三十二

三

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
敲月山房詩先生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更
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
闕明年就塾師先生豪邁不羈龍山公常懷憂惟
竹軒公知之一日與同學生走長安街遇一相士
異之曰吾爲爾相後須憶吾言鬚拂領其時入聖
境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其時聖
果圓先生感其言自後每對書輒靜坐凝思嘗問

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耶龍山公聞之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

母太夫人鄭氏卒

居喪哭泣甚哀

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

先生出遊居庸三關即慨然有經畧四方之志詢

欽定四庫全書

王文成全集卷三十二

四

邊人種落悉聞備禦策遂彼中騎射彼中不敢犯經月始返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鬚毛蟠雲理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時畿內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尚劉千斤作亂屢欲為書獻於朝龍山公斤之為狂乃止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在越

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

外舅諸公養和為江西布政司參議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卺之日偶閒行入鐵柱宮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聞養生之說遂相與對坐忘歸諸

公遣人追之次早始還官署中蓄紙數篋先生日取學書比歸數篋皆空書法大進先生嘗示學者曰吾始學書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

欽定四庫全書

王文成全集卷三十二

五

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為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寓江西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

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以諸夫人歸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明年龍山公以外艱歸餘姚命從弟

冕隋宮及妹壻牧相與先生講析經義先生日則隨衆課業夜則搜取諸經子史讀之多至夜分四子見其文字日進嘗愧不及後知之曰彼已游心舉業外矣吾何及也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謔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自後四子亦漸斂容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在越

舉浙江鄉試

欽定四庫全書

王文成全集
卷三十二

六

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先生與孫忠烈燧胡尚書世寧同舉其後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咸以爲奇驗是年爲宋儒格物之學先生始侍龍山公於京師徧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麤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

欽定四庫全書

王文成全集
卷三十二

七

明年春會試下第縉紳知者咸來慰諭宰相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爲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驚曰天才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會試果爲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識者服之歸餘姚結詩社龍泉山寺致仕方伯魏瀚平時以雄才自放與先生登龍山對奕聯詩有佳句輒爲先生得之乃謝曰老夫當退數舍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可以收韜畧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祕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聚菓核列陣勢爲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談養生先生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於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乃悔前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致精宜無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浹浹然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為二也沉鬱既久舊疾復作益委聖賢有分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欽定四庫全書

王文成公書
卷三十二

八

十有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在京師

舉進士出身

是年春會試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

七人觀政工部

疏陳邊務

先生未第時嘗夢威寧伯遺以弓劍是秋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墓馭後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時暇即驅演八陣圖事竣威寧家以金帛謝不受乃出

威寧所佩寶劍為贈適與夢符遂受之時有星變朝廷下詔求言及聞達寇猖獗先生復命上邊務

八事言極剴切

十有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在京師

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有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在京師

奉命雷錄江北

先生錄因多所平反事竣遂遊九華作遊九華賦

欽定四庫全書

王文成公書
卷三十二

九

宿無相化城諸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待以客禮請問蔡曰尚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卧松毛不火食歷崑崙險訪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有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後再至其人已他移故後有會心人遠之歎

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在京師

八月疏請告

是年先生漸悟仙釋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復命京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騁學古詩文先生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也遂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興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即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僕遇諸途與語良合衆驚異以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思用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之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即問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

欽定四庫全書

王文成全集
卷三十二

十

即指愛親本性論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十有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皆出先生手筆其策問議國朝禮樂之制老佛害道由於聖學不明綱紀不振由於名器太濫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禦夷息訟皆有成法錄出人

欽定四庫全書

王文成全集
卷三十二

十一

占先生經世之學

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有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學者溺於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為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門者至是專志授徒講學然師友之道久廢咸目以為立異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時為翰林庶吉士一見定交

共以倡明聖學為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二月上封事下詔獄謫龍場驛驛丞

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其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為責其言如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諫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不過少示懲創非有意怒絕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王文成公書
卷三十二

十三

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宜不休哉疏入亦下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絕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在越

夏赴謫至錢塘

先生至錢塘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托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卧蓋虎穴也夜半虎遠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於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寺有異人嘗識于鐵柱宮約二十年

欽定四庫全書

王文成公書
卷三十二

十三

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因為著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壁間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是時先生與學者講授雖隨地

興起未有出身承當以聖學為己任者徐愛先生
妹婿也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贄北面奮然有志于
學愛與蔡宗充朱節同舉鄉貢先生作別三子序
以贈之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

春至龍場

是年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
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居夷人歎古難語可通

欽定四庫全書

王文成公書
卷三十二

十四

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
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
念尚覺未化乃為石擲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
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
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
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為疾病
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
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

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

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昭
合因著五經億說居久夷人亦來親狎以所居湫
濕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
玩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不
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
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慙服水西安
宣慰聞先生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
帛鞍馬俱辭不受始朝廷議設衛於水西既置城
已而中止驛傳尚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
先生先生遺書折其不可且申朝廷威信令甲議
遂寢已而宋氏酋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氏為地
方患先生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
民賴以寧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

欽定四庫全書

王文成公書
卷三十二

十五

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四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觀於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身舉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又後徐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決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已知父當孝兄當弟矣迺不能孝弟知與行分明是兩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斷耳非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復本體故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矣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是惡矣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又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

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古人分知行為二恐是要人用工有分晚否先生曰此正失却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實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已可理會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為二者緣世間有一種人情情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是之為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繆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是之為揣摩影響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真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見得時一言足矣今人却以為必先知然後能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某今說知行合一使學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決裂之病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在吉

陞廬陵縣知縣

先生三月至廬陵為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

為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各鄉貧富奸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即斷射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民胥悔勝氣囂

訟至有涕泣而歸者由是囹圄日清在縣七閱月遺告示十有六大抵諄諄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身禱逆風以血禳火而火即滅因使城中闢火巷定水次允運絕鎮守橫征杜神會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至今數

欽定四庫全書

王文成公書
卷三十二

十八

十年猶踵行之語學者悟入之功先是先生赴龍場時隨地講授及歸過常德辰州見門人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輩俱能卓立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幸得諸友悔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茲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性體顧恍恍若有可即者既又途中寄書曰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以此補

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著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

冬十有一月入覲

先生入京館於大興隆寺時黃宗賢舘為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壚囑請見先生與之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對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先生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明日引見甘泉訂與終

欽定四庫全書

王文成公書
卷三十二

十九

日共學按宗賢至嘉靖壬午春復執贄稱門人十有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論實踐之功先生與黃舘應良言聖學久不明學者欲為聖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應良疑其難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蝕之鏡須痛刮磨一番盡去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不消費力到此已是

識得仁體矣若駁蝕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勿以為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裏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 按先生立

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後

吾黨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為真得無復向裏著己之功矣故吾黨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成甚可憂也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

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論晦菴象山之學王與菴讀象山書有契徐成之與辯不決先生曰是朱非陸天下論定久矣久則

難變也雖微成之之爭興菴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成之謂先生漫為含糊兩解若有以陰助興菴而為之地者先生以書解之曰興菴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為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為虛空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為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為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興菴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菴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為事然晦

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為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為事而又烏在其為支離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以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煩而失之愈遠至有敝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為則亦宣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宣盡其所以非乎僕嘗以為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以為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為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

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故廢斥若硃硤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為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晦菴之學既以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為之一洗者使晦菴有知將亦不能一日安享于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為兄一吐露者亦何肯漫為兩解之說以陰助于與菴已乎

二月為會試同考試官

是年僚友方獻夫受學獻夫時為吏部郎中位在前先生上比聞論學深自感悔遂執贄事以師禮是冬告病歸西樵先生為叙別之

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送甘泉奉使安南先是先生陞南都甘泉與黃綰

言於冢宰揚一清改留吏部職事之暇始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飲食啓處必共之至是甘泉出使安南封國將行先生懼聖學難明而易惑人生別易而會難也乃為文以贈畧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尊孔孟賤楊墨擴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辨於言辭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畧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

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辭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冀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為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為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有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烏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抑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宜以予言為綴乎